

百年红色艺术路前行

■ 龙华烈士陵园雕塑 本报记者 张龙摄



何建明系列党史课第一讲开讲

红色基因散布在弄堂深处

“怎么样把红色文学写好、把党史故事讲得精彩”，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何建明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每次去龙华烈士陵园参观，路过邓中夏的雕塑，何建明总是走出了十几米远，又忍不住再踱回来，在雕塑面前停留片刻，与英烈四目相对。他觉得，英烈似乎还活着，他们的眼神交流，可以穿越时空。何建明的党课侧重从党性、人性和斗争的复杂性开展史实演讲，能够让人更容易牢记和读懂并正确理解中共党史，何建明心目中的党史，“有情感、有温度”。

站立起来的历史

昨天下午，由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解放日报、上海图书馆主办的“何建明系列党史课”在上海图书馆开讲，第一讲便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什么在上海？》。在座听众的情绪随着何建明的讲述而起伏，尤其当何建明讲到陈独秀两个才华横溢的儿子在一年之内都献身革命而牺牲时，现场一片唏嘘，还有数万网友通过线上直播同步聆听。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流血奋斗、前仆后继的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最富有朝

气、勇于探索、奠基立业的创新史诗；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具开创意义、普照人性温暖的生命史诗。”何建明用三个“史诗”动情地形容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党史绝非冰冷乏味的历史尘埃，而应当是昂扬的激情、高亢的理想和闪耀着夺目光芒的犀利思想……它是可以让每一个热爱它的人、追随它的人和信任它的人，都能从其波澜壮阔、腥风血雨的斗争史中获得精神力量和人生经验。生动的党史，必定是可以站立起来的历史。”

四个方面的解读

何建明从历史的选择、阶级的选择、地域的选择、时代的选择等四个方面，阐述了“红色基因”为什么诞生在上海和上海在党的发展历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建党必须放在上海，广州和北京都不合适，为什么呢？北京城的地理特点不太适合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无论是气势恢宏的故宫，还是四四方方的大四合院，封建皇家形成的那种管理体制和形式，极不利于力量弱小的革命者从事地下工作。相反，上海那些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细密交错的弄

堂和叠叠而起的小阁楼，正好为革命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那为什么不放在广州呢？广州那个地方也不合适，它最强大的革命力量，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能在另外一个党的心脏地方搞革命。”

百年之后，当何建明走进山阴路上曾经发生过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的弄堂深处，生活在此的老人们与他擦身而过，他似乎依然可以感受到与当年相似的烟火气，感受到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包容气质。

追寻初心的决心

“东方第一大城市、中国沿海第一产业工人聚集地、进步的知识分子聚集地、中国南北之中心，‘天时地利人和气旺’，在这些因素的集合下，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何建明认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地，在上海举办党史系列讲座，可以深入剖析建党早期革命斗争，从中追寻初心，“从1921年开始，党经过28年艰苦奋斗，建立了

新中国。书写上海革命史，就是书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点。”

近年来，何建明在《浦东史诗》《革命者》《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上海表情》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中，书写上海的历史、现在、未来，“上海是一座有担当、有包容、可交融、可出新的城市，也是一座注定伟大的城市。”何建明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晨

■ 向无名烈士致敬 记者 孙中钦 摄



王孝和

王孝和烈士

上台前先上党课

评弹《王孝和》剧组听王孝和女儿讲述红色家书往事



“你要把身体保重好，千万莫伤心。但愿生产多顺利，这未来的孩儿就叫佩民……”传唱半个多世纪的弹词名篇《王孝和写遗书》昨天在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唱响，龙华英烈王孝和的女儿王佩民（见图）第一次在现场聆听这段和父亲有关的艺术作品，红了眼眶。在新版中篇评弹《王孝和》将于3月27日上演之际，剧组走进龙华烈士陵园红色讲堂，听王佩民讲述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王孝和》开了先河，以前评弹都是唱才子佳人，从这部书才开始讲述上海工人阶级的故事。”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说起《王孝和》在静园书场的首演，1000只位子，连演3个月场场爆满，他感慨，从那个时代的当红艺人到人民艺术家，蒋月泉等前辈凭借的不仅仅是艺术技巧，而是真正投入到生活中去。

24岁的地下党员王孝和牺牲于1948年9月，3周后，他的妻子忻玉瑛生下遗孀女，女儿的名字是在狱中留下的遗书里取好的，大女儿叫佩琴，小女儿就叫佩民。正如评弹中所唱的那样，这些唱词都来自王孝和在狱中写下的3封遗书，其中蒋月泉的《写遗书》、陈希安的《党的叮咛》广为传唱，成为上海评弹团红色经典保留曲目。

近年来因为致力于收集整理父亲的历史资料，王佩民多次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就好像回娘家一样”，在展馆的英烈书签墙上，她一眼就能认出父亲的脸庞。“我原来也和座座的一样，是从照片上认识我父亲的，那时很不理解，为什么他要如此狠心，根本不顾及我们的小家”，直到王佩民从档案馆里看到父亲在狱中写下的47封家书，平均3天就有一封，写的是家长里短，字里行间却是细腻深沉的爱。她在信里看到了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才真正理解了王孝和。

由于忻玉瑛早年不识字，王孝和狱中写给她的信件散落不知去处，当王佩民抱着厚厚一摞复印件回家，忻玉瑛真正读懂这些信件，已经是50年后。没有见过父亲一眼，王佩民只能从历史照片和母亲的回忆里慢慢拼凑出父亲的模样。

聆听这堂党史课的，不少是90后、00后的说书小先生们。当年《王孝和》首演由老一辈表演艺术家蒋月泉、张鸿声、张鉴庭、姚荫梅、唐耿良、周云端、陈希安、张鉴国等演出，这一次精简为三回书，将有黄海华、侯晓晨、季毅洋3位“王孝和”，最年轻的“王孝和”季毅洋只有22岁。唱哭了王佩民的“王孝和”侯晓晨，在评弹学校时已经学过《王孝和写遗书》，这一次走进龙华烈士陵园，让他和大家走近了王孝和的信仰，也深刻理解了信仰的力量。

王佩民在父亲的墓前郑重献花，四周是众多龙华英烈沉睡在此，王佩民感慨：“他们是英雄，我们后代更要传承好红色基因，让这片红色江山不变色。” 本报记者 赵明